

中

國

古

典

名

著

梧桐雨

白樸撰
王星琦校注



三民書局

中國古典名著

梧桐雨

白樸撰
王星琦校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梧桐雨 / 白樸撰; 王星琦校注.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15

面;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

ISBN 978-957-14-6021-5 (平裝)

853.557

104007485

© 梧 桐 雨

撰 者 白 樸
校 注 者 王 星 琦
責 任 編 輯 康 培 筠
美 術 設 計 郭 雅 萍

發 行 人 劉 振 強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所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臺 北 市 復 興 北 路 386 號
電 話 (02)25006600
郵 撥 帳 號 0009998-5
門 市 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5年5月

編 號 S 85781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6021-5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梧桐雨 總目

引言	一—六三
插圖	一—三
折目	一—一
正文	一—六五
附錄一	六七—八七
附錄二	八八—九三
附錄三	九四—九七

引言

王星琦

梧桐雨雜劇在元人雜劇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標誌著中國古代傳統文人創作由以主觀抒情為主，轉而向以敘述故事和突顯矛盾衝突為主的戲劇詩嬗變的過渡。當變猶未竟之時，主觀抒情色彩整體上還相當濃厚，在元雜劇中除了梧桐雨之外，比較典型的還有馬致遠的漢宮秋；在蛻變完成之後，可能全劇以敘述故事和突顯衝突為主，而往往則有局部不惜濃墨重彩，傾情發抒主觀意緒者，正所謂「由道返氣，處得易狂」是也。此等情狀元劇中不乏其例，而清人孔尚任桃花扇傳奇中的餘韻一齣，似尤能說明問題。中國古典戲曲這種重於主觀抒情的特色，自然是與古典詩歌藝術高度發達有關聯，但與劇作家的個人氣質修養也不無關係。更主要的是，戲曲形成之初，作家們的文體意識尚不十分明確，長期形成的詩詞歌賦創作慣性不自覺地在戲曲創作中流露出來，也並不奇怪。許多學者在論述梧桐雨雜劇時，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它的詩化傾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看，直可將其視作抒情詩劇。么書儀先生在論及梧桐雨雜劇時曾指出：

一般地說，戲劇和詩歌的一個重大不同點是後者可以直接抒發自己的感情，而前者則要通過人物、故事和戲劇衝突的結果來表現出傾向，這是代言體文藝樣式的特點。但在元雜劇中，我們不時會碰到作者有時竟然幾乎是脫離劇情和人物，直接表達自己情感的情況。

究其原因，么先生說：「這可能同雜劇興起不久，作家們還不是那麼嚴格地遵守代言體的寫作要求有關。」❶果若如此，則梧桐雨雜劇很可能是作者早期的作品。但這只是一種推測罷了。因為即使是雜劇藝術成熟時期，作家亦可能有意追求詩劇格調的效果。不過，倘若結合作品的具體內容綜合考量，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無論如何，梧桐雨雜劇的詩化傾向非常突出，這是大家的一個共識，也是我們探討作品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首先應該注意到的切入點。筆者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曾寫過一篇白樸劇作的不同追求，關注的正是這個問題：

❶ 么書儀山川滿目淚沾衣——白樸〈梧桐雨〉的時代特徵，見元雜劇論集（下）第二三八—二三九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西元一九八五年。

長期以來，人們對白樸雜劇梧桐雨和牆頭馬上不同的格調頗為迷惑。何以前者主題模糊，幾乎看不出明顯的思想傾向，而後者卻主題突出，具有濃厚的民主意識和個性解放色彩？就曲詞風格而論，二者之間亦存在著明顯差異：前者典雅清麗，嫵媚中含無盡哀傷，似更近於詩詞化；而後者卻奔放豪辣，雋爽中有不盡快意，倒更近乎散曲化。這固然是由於題材情節的不同所致，但其中分明也流露出作家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追求。②

時間過去了近三十年，今借重新校注梧桐雨雜劇的契機，筆者反覆閱讀，再再思索，自然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和理解。下面我們將結合白樸的生平思想以及梧桐雨雜劇的文本實際，試著對這部經典戲曲傑作作一番新的分析探討，冀求獲得新的閱讀心得和審美感受。

一

白樸為元前期著名雜劇作家，歷來被譽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初名恒，字仁甫，後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祖籍陳州（今山西河曲），後徙真定（今河北正定），故鍾嗣

② 王星琦 白樸劇作的不同追求，北京，光明日報文學遺產，西元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

成錄鬼簿又稱其為真定人。白樸生於金哀宗正大三年（西元一二二六年），卒於元成宗大德十年（西元一三〇六年）以後。其生年之所以能確定，諸家皆無異議，乃是根據白樸的朋友王博文為白樸詞集天籟集所作序文，文中有「甫七歲，遭壬辰之難」之語。所謂「壬辰之難」是指金哀宗天興元年（西元一二三二年）蒙古軍圍困汴京（今河南開封，金人稱南京），其時白樸父親白華（字文舉，號寓齋，為金樞判，金史有傳）隨金哀宗出奔河南商丘，而七歲的白樸隨母親留在汴京城中。由這年上推，可知白樸的生年，亦可知其生於金朝的都城汴京。

白樸的卒年，諸家說法頗有歧異。胡世厚先生曾歸納為五種不同見解：

其一，卒於至元二十二年（西元一二八五年）左右，以姜亮夫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等為代表；

其二，卒於至元二十二年（西元一三〇七年），年八十一，見唐圭璋全金元詞；

其三，卒於元成宗大德十年（西元一三〇六年）以後，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和顧學頤元明雜劇為代表；

其四，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西元一三一二年）以後，以蘇明仁白仁甫年譜、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以及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為代表；

其五，卒年不詳，以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葉德均白樸年譜為代表。

以上五種說法，卒於一二八五年左右的說法大概是依據王博文天籟集序，但王序明確於文末注明寫於「至元丁亥春二月上休日」，至元丁亥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西元一二八七年），倘這時白樸已離世，作為好朋友，王氏一定會在序文中寫明，且天籟集中可以確定寫於至元二十二年之後的詞作有多首，如永遇樂至元辛卯春二月同李景安提舉遊杭州西湖，就寫於至元二十八年（西元一二九一年），故此說不能成立。第二種說法則不知何據。唐圭璋先生為詞學泰斗，卻在這裏出現了一個不該出的紕漏，至元二十二年是西元一二八五年，而非一三〇七年，可能是筆誤，亦有可能是誤記失查。如果唐先生認定白樸卒年為一二八五年，上文已說明其非；倘認定是一三〇七年，又缺乏確鑿的根據^③。想來唐先生是由天籟集中水龍吟丙午秋到維揚途中值雨甚快然這首詞作推斷的。丙午是元成宗大德十年，即一三〇六年，這年白樸尚遊揚州，已是八十歲的老人了，因推想卒年當去此不遠，遂認定卒年即在翌年。問題就出在這裏，白樸何以不能更高壽，活到八十二或八十三？因此，謂白樸卒年在一三〇六年後，纔是嚴謹的說法，在沒有可靠的新證據之前，只能這樣認定。

③ 唐圭璋全金元詞（下）第六二四頁（北京，中華書局，西元一九九四年）謂白樸「卒於至元二十二年（西元一二三〇七年），年八十一」。誤，一三〇七年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然而，也有的學者將丙午向前推了一個甲子，認為白樸遊揚州的水龍吟詞是作者二十一歲時所作，即一二四六年。葉德均白樸年譜於「定宗元年（宋淳祐六年）丙午（西元一二四六年），二十一歲」條下云：

是年遊維揚。天籟集卷上水龍吟，題丙午秋到維揚途中值雨甚快然，中有「去鴻一線，情緣未了，誰教重賦，春風人面？鬥草閒庭，採香幽徑，舊曾行徧。漫今宵酒醒，無言有恨，恨天涯遠」。蓋敘遊跡而兼述離情者，正其少年作也。若如蘇明仁白仁甫年譜（刊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一期）移至下一丙午，則為成宗大德十年（西元一三〇六年），時樸已八十一歲，尚能作此綺語乎？^④

葉氏只是著眼於文字以及詞中所表達的情致，就斷然稱白詞為少作，充其量是一種推論，且行文過於自信。他質疑蘇說，卻又引起了不少學者對他的質疑。如王文才先生的白樸年譜，於一三〇六年款下寫道：

④ 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上）第三五二頁，北京，中華書局，西元一九七九年。

「情緣未了，誰教重賦，春風人面」諸句，必非漫為綺語。蓋悲亡妾舊游，故八十老翁亦有情詞，不足為怪。不應視為少年側艷之作，移置二十一歲丙午，是年無因遠游江南。考辛卯游杭州詞云：「青衫盡耐，濛濛細雨，更著小蠻針線。」亦非泛用東坡青玉案送伯固還吳中「青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句，乃實有白家之「小蠻」。聯繫此詞，更確有其人。況木蘭花慢感香叢悼雙文云：「記戀戀成歡，匆匆解佩，不忍忘他」；「嘆物是人非，虛迎桃葉，誰偶匏瓜」，皆非悼亡室語。自有侍妾先亡，雖不逝於此時，事固有之。⑤

非漫為綺語，「小蠻」確有其人。這顯然是針對葉說而言。如果說葉說出語武斷，缺乏事實依據，那麼王說畢竟列出了相關旁證材料，雖說難成篤證，卻頗能說明一些問題。至於白樸二十一歲時不可能遊揚州，趙景深等先生考據甚詳，可以參閱，為了節省文字，茲不贅述⑥。總之，在新的材料未發現之前，將白樸的卒年定在一三〇六年後，是嚴謹的，

⑤ 王文才白樸年譜，見白樸戲曲集校注附編，第三三九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西元一九八四年。此引白詞「濛濛細雨」，原詞作「濛濛雨溼」，當是王先生筆誤。可參見同書第二七九頁。

⑥ 趙景深、李平、江巨榮白樸和他的劇作——關於白樸生平、思想、劇作的劄記，見元曲通融

也是合乎情理的。白樸高壽，且由金入元，與關漢卿一樣，都是元貞時期劇壇上德高望重的耆宿。

關於白樸在「壬辰之難」中的遭遇，與其日後的人生態度以及詞曲創作，的確有著至為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自幼經喪亂，蒼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嘆」^⑦。可以說此種心境意緒，一直貫穿於他的詞曲創作中。天興元年壬辰（西元一二三二年）十二月，蒙古兵圍困金朝都城汴京，金哀宗完顏守緒率群臣逃往汝州（今河南臨汝），中途改道逃向歸德府（今河南商丘）。白樸的父親白華隨駕而行。其時七歲的白樸經歷了汴京被圍困的一場大災難。對這次災難，劉祁歸潛志記載最為詳盡：

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值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則鬪食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匄於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為饑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於家。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至於箱篋，鞍韉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

（下）第一九六一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西元一九九九年。

⑦

王博文天籟集序。下文引此，均簡作「王序」。

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而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眾謂不久將大潰。⁸

當時汴京城內之慘狀真可謂令人髮指。末句所言無論朝官士庶，皆北上逃難的場景，頗似關漢卿拜月亭中描寫的「龍門來魚傷」的慘痛情狀。白樸與母親的失散，當即是逃難中為亂軍衝散的。

天興二年（西元一二三三年）正月，汴京守將崔立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從歸德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聯宋攻金，十一月宋將孟珙率軍二萬至蔡州。十二月蔡州城破。天興三年（西元一二三四年）正月，哀宗將帝位傳與東面元帥完顏承麟，自縊死。蒙古軍入城，殺金末帝完顏承麟，金亡。這就是少年白樸所經歷的大背景。「壬辰之難」後，幸賴大詩人元好問之助，挈少年白樸北上，撫養培育，悉心照拂。王序中說，有一次白樸患病，「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原來，元白兩家為通家之好，故多年之後白華謝元遺山詩有云：「顧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王序中還說，少年白樸「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督欵談笑，悉能默記」。直到白樸

8 劉祁歸潛志卷十一錄大梁事，第一二六頁，北京，中華書局，西元一九八三年。

隨父居溆陽時，「遺山每過之，必問為學次第，嘗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可知在「王辰之難」前後，白樸一方面在元好問輔導獎掖下打下堅實的文學創作基礎，同時也在喪亂中切身體會到太多的慘痛與驚懼，親眼看到刀光劍影，殺戮流血。因而，在北渡之後他「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喪亂中的慘痛經歷，改變了他的生活習慣甚至是性格，也影響著他後來的文學創作觀念。

宋元間士人，往往飽經喪亂。在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離亂之中，在血與火的慘淡現實面前，人們不能不陷於生命意義的深沉思索。這與積極消極似沒有關係。「王辰之難」時，元好問也被困城中，戰爭使得大詩人與普通難民無異，他的哥哥就是在蒙古軍攻入忻州屠城時被殺的。他在詩中寫道：「慘澹龍蛇日鬪爭，干戈直欲盡生靈。」置身血雨腥風之中，他只能在「愁腸饑火日相煎」^⑨中苦掙苦熬。汴京失陷後，遺山也淪為蒙古人的階下囚，幸賴他與當時蒙古主將張柔有一層親戚關係，總算保住了性命。北渡途中，遺山詩有云：

道旁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似水流。

⑨ 遺山先生文集卷八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其一、其二、其三。

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其一 ⑩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

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

同上其三

此等景象，白樸自當親臨親見，因為他是與遺山一道北渡的。汴京被困時，有一百四十七萬人，城破後，「殺戮過半」^⑪，即有七十多萬人在蒙古軍屠城時死於非命。所有這些，都給白樸留下了終生不滅的陰影。

戰亂與屠戮，並非始於壬辰，實際上自十三世紀初即未停止過。劉因曾言及金崇慶、貞祐間河朔地區觸目驚心的慘狀：

⑩ 亦見遺山先生文集卷十二。

⑪ 見元史耶律楚材傳。

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計，千百不一餘。¹²

王若虛則謂：「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瀟灑，以畢其餘生……」（滄南遺老集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庵記）段克己在其排悶詩中則慶幸自己能活下來，於驚魂未定中已頗覺滿足了：「四海干戈戰血腥，頭皮留在更須名？」性命尚在，腦袋還在肩上，已是不幸之幸。對於從死亡線上走過來的人，功名利祿，衣紫冠纓，就都是身外之物，毫無意義了。段氏此詩的後半云：

萬事轉頭慵掛眼，一杯到手最關情。

此身定向山間老，我與山英有舊盟。

這已與元人散曲中間適、退隱一類的作品相溝通了。明乎此，方能理解劉因何以成了「不招之臣」，鶴鳴道人李俊民何以「抗志遁荒，潔身靜慮」，由是也就不難理解白樸為什

12

四部叢刊初編本靜修先生文集卷四武強尉孫君墓誌銘。

麼入元不仕，且屢屢拒絕別人的好心薦舉，「視榮利蔑如也」。金元士人這種特別的心態，在白樸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恐怕不是簡單的民族意識問題，亦非對亡金故君一往情深。這樣一句話就能說清楚的。就裏原因儘管複雜，但有一點卻是明確的，那就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對個體生命意義的冷峻思考，有如面對太多的殺戮和鮮血，白樸不再吃葷腥，在大災難和大憂患之後，他選擇了期於適意、詩酒優游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選擇了終生從事詞曲創作的人生目標，自是在情理之中。總之他厭倦了政治，淡薄了仕進，疏離了名利。王文才先生說：「他更易名號為樸、太素、蘭谷，正足說明心境寂聊，孤芳自賞。斟酌進退，遠害全身，頽放山林，求以自適。」¹³這番話說到了白樸的人格深處。看白樸的一首〔寄生草〕曲：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麩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選擇人生道路有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這首曲子筆者曾解讀過，以為非屈原，是陶潛，

¹³ 王文才《白樸戲曲集校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西元一九八四年。